

跃进小叢刊(三)

典型报告
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



跃进小丛书(三)
典型报告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

作家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9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/8 插页2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01-5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20·921

定 价: (5)0.06元

典型报告

李德复

打去年起，咱乡的合作社就起劲得很，社员们真是泼着命干，别看咱这个山窝窝，到秋收一结账，一个劳动力就分了五百多块！我虽是个大老粗，可懂得马列主义，一看这劲头，就晓得农村一定要冲一伙子，要来个大变样！果然，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“人民日报”上（这一天，我记得多清呵），朱副主席讲话了，他说：“开发山区富源，建设山区，是全民的任务，也是全党的任务，必须全党动员起来，一家一齐动手，把建设山区的工作做好。……”我一看到这里，喜得跳多高，连说：“对！对！咱山窝窝要露一手了。”朱副主席讲的净是我心里的话呀。那天晚上，我就召开了全乡的党员干部会议，要大伙学习朱副主席的报告，一学罢，我就要大家摆摆，看咱这山区要如何开发，如何建设。三个臭皮匠，凑个诸葛亮嘛，凑来凑去，咱们认为：在咱这个山冲里还是开发桐油和木耳好，这东西既值钱又能出口，是咱山区里的两个大元宝哩。

没两天，县委张书记打电话来了，说：“小杜，你们山区要大大地跃进，你晓得吗？”我说：“那怎么不晓得，咱这支部书记早就动起来了，还召集全乡党员干部学习了朱副

主席的报告呢。”他说：“你准备咋跃进？”我说：“咱们是靠山吃山，还不是红薯芝麻、桐油木耳，外加上等木炭，在这上头给它翻上几番，这不是跃进了吗？”我听到张书记在电话里笑了起来，我问：“你笑啥？咱这不算跃进么？”他说：“咋不算，只是跃不出圈子。”我听了好不服气，正要駁一家伙，他却要我听他的：“你那山窝里不是有这么个歌么：‘刮民党时吃红薯汤，解放后吃供应粮，什么时候变个样，自有大米卖余粮。’……”我说：“张书记，你唱这个歌是啥意思？”他没解释，要我自己想想，说想好了，过两天到县里开会。

挂上电话，我想了一会，捉摸到张书记山歌的意思，他是想在咱这山窝窝里插秧种稻呀！一想到这里，我在自己的屋里蹦了起来，可脑子里却又跳出了这几个字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冷静一考虑，确实是不行。你看，咱这山上缺水，气候寒冷，山坡陡；上粪滚粪，泼尿流尿。除了山脚下那几户人家，咱这里的人都不会种山田，这咋能插秧种稻？不过，张书记这个想法可迷住了我，要是在咱山上也长出稻谷来，到秋季，满山黄金，那多过瘾，那才算大跃进，才是个根本的改变！那两天，我日也想，夜也想，还跑到山脚下痴痴地瞄住我乡里惟一的五亩水田。我就在这五亩水田身上打了主意，想在这五亩水田四周的高地上，再改它五亩田，把五亩水田的水引上来，这不是跃进了一伙子么？至于说在全乡大改水田，我感到是不行的，是不实事求是的。

臨上县城的那一天，我很得意，我想，从盘古开天到如今，咱乡里一共只有五亩田，而咱们乡现在一家伙就能改五亩，这不是翻了一番、跃了一跃么？我想县委张書記听了，一定会要我做典型报告的。果然，到了县里，我向张書記一彙报，他笑着说：“这也是典型，你就到会上去谈一谈吧……”第二天，在报告会上，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，我說話是開門見山的，一上去，我就說：“同志們，咱們乡要大跃进了，馬上就要掀起一个改水田的高潮，咱們要改五亩水田……”我話還沒說完，底下就“轟轟”地大笑起来。不知是誰在大声地說：“改五亩水田有个啥玩头，我們乡改一百亩呢……”张書記止住大家的笑声，要我再說下去，可我再沒这个心思，沒到五分鐘，我就下台了，干嗎要大家来笑話我呢？最后，我听了张書記做了总结性的发言，說我的报告也是个典型，不过是一个保守典型！我坐在后面听着真不是味，本来是来做先进典型的，結果倒做了个落后典型。真是……

晚上，我睡在床上发悶。张書記亲自找我去談話。他想打通我的思想，要咱乡多改几亩水田，我就告訴他，咱乡为啥不能改那么多水田，我說，改五亩还不容易呢，决不是保守，是“因地制宜”。我的道理很多，总不下一百个，到雞叫四遍了，我俩还在互相說服，我看张書記的坚持劲，实在沒有办法，就勉勉强强地加了一亩，說：“那就改六亩吧，这真是冒到了頂，再不能加了。”张書記也沒办法，說：“好吧，回去先改六亩。还是多与群众商量商量，尤

其要找老农，別主观主义。”我嘴里說“行！”可心里說：“我是在山窝里土生土长的，能改多少水田，我会不知道？”

第二天，我觉也沒睡，拔腿就赶回家去；一百二十里地，也許是气得慌，急得慌，我連走帶跑的，天漸黑就到了家。飯沒吃，就召集社支部書記和社长开会。首先我把自己做保守典型的經過摆了一番，后来說自己又勉强跃了一亩水田，准备馬上动手改，問大家是否有意見。我乡的社支書和社长倒沒笑話我，看他們的脸色，还同情我呢！于是我心里穩了一点，要他們細細划算，看如何改。他們盘算过来盘算过去，最后說，充其量只能改四亩半，說我在县里还冒进了，我說：“你們比我还保守呀，真不得了！”但他們也象我对张書記那样，摆出了好多理由，老实說，那会儿我穩不住了，一句也沒吭声，就这样沒总结就散了会，这夜，我又沒睡着，狠狠地捶自己的脑袋。我爬起来，打开窗子，望着明晃晃的月亮发愁。我想，我从解放后到现在，从当通訊員到当乡支書，一向是先进的，难道这回改水田要变成个保守份子么？我又想，要是真的在山区改了大量水田，粮食能自給自足，还能卖余粮，再加上土特产出口，社員該多富裕呵，那就真要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了。可是水呢？水呢？何况山又是那么陡！想着想着，我伏在窗头上睡了，一閉上眼，净梦到水……水……冲得“嘩嘩”地响，梦到滿山遍野长着稻谷……一会又梦到自己在做保守的典型报告，看到人家在“轟轟”地笑我，看到张書記皺起那黑黑的眉毛，可是，一醒来，还

是一盘明晃晃的月亮，还是我那四亩半，再多也不过是六亩……唉！我真被这个混蛋的六亩卡住了！我望着月亮，看它慢慢地朝西走，我猛然想起咱山窝的西面有个“月亮潭”，这地方平常很少有人去，我细细地琢磨起来，我想，“月亮潭”么，末尾是个“潭”字，是潭嘛，就一定有水，要不，为什么不叫“月亮山”呢？想到这里，我象找到了宝，跑着去找红花社的社主任王开发，他们社就在月亮潭旁边。

我兴冲冲地把王开发从床上掀起来，要他陪我上月亮潭，他眯起个眼问我是不是发疯了，我说找水，怎么是发疯呢，他说我硬是发疯，说不光他没在月亮潭见过水，就是他爷爷也没在月亮潭见过水，现在哪里会找出水来呢？我就把“潭”字的意思解释给他听，他听了直摇头，打了两个干哈哈^①，但最后还是陪我去了。月亮潭很远，又是羊牯子小道，等走到那里，天已大亮；潭是个山洼，干枯枯的，连水影子都没有。我还是一个劲的找，这扒扒，那摸摸，一上午过去了，满手摸得毛刺刺地，连解渴的水都没找到，肚子却饿得咕咕地响。王开发一遍又一遍地催我回去，我心里说：“这一遭又白费了，还只能改四亩半。”我又愤愤地骂那个给月亮潭取名的人，既然这儿没水，为什么要叫“月亮潭”呢？干脆叫它个“干瘪洼”好了，害得我好找。

① 干哈哈——假笑、嘲笑的意思。

回到乡政府，日已斜西了。沒找到水，心里直冒火。我想起張書記的話，还是找几个老农民問問看，也許他們知道月亮潭有水沒水。吃罢飯，我正想換門去訪訪王老爹、王四爷、杜白胡子这几个老前輩，還沒跨出門坎，想不到王老爹闖进来了，我以为他又和兒子吵架，要我去教訓他兒子的，想不到他急呼呼地問：

“支書，支書，你昨晚跟社主任到月亮潭找水么？”

“怎么，那兒有水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的老爹在世时对我說过，說月亮潭以前有水，水还不小呢，說那时就有人想改潭下那片坡地，但沒改成，人心不齐嘛……”

“是真的么？”我直拍王老爹的肩。

“也不敢說，打我父亲这一代起，就沒見潭里有水了……唉！要是有水多好，改成水田，就再不要年年花上几百个工下山挑供应粮了。”

“一定有水，一定有……現在咱們再去找……”我又高兴又性急。

“光几个人找不行，你要号召咱們紅花社全社的人去找，也許能找到。不过要把話說到前头，若白耽了工，可別怪我。”

“行！行！”我好象已看到水了。

当晚，我在紅花社做了动員报告，要大家上月亮潭去找水，那就是去找黄金稻呵，从群众的表情来看，大家都願意干，只有少数几个在翻白眼，擤鼻子，斜着眼睛……

我决定第二天大家一起上山去找。这夜，我就住在王开发家里。据说，一开罢动员会，就有几个青年团员和民兵打起火把上月亮潭去找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月亮潭差不多要翻了过来，连七十岁的老婆婆也硬要上山去，怎么说也說不服。是呵，群众多想在山里种出稻来，多吃自己种出来的大米，这是千万年没有的事呀！

这样起早贪黑的一共干了四天四夜，把月亮潭的杂树杂草都刨光了，可水仍不出来。群众的干劲慢慢在倒退，好多人鼓起双莫可奈何的眼睛望着我，甚至有部分落后的富裕中农还编出歌来讥笑我，什么：“杜書記，沒事做，强迫群众来找水；水沒找到，看你咋搞？”什么“稻谷甜，稻谷美，只怪咱們生就紅薯嘴，挖穿月亮潭，也莫想喝口水。”我听了，气得很，对大伙說，将来找到了水，种出了稻谷，准不給这些人吃，罰他們吃三年紅薯。

直到第七天夜里，王老爹用火把在月亮潭西角的山岩下照出了一块約丈把方圆的、湿潤潤的地方，上面长满了青苔，王老爹說，說不定水就在这山岩下。于是，我命令全社的人都到这兒来挖，把岩石块統統掀开，到半夜四更时辰，当我们把一块最大的、根最深的岩石掀开时，嘩啦啦地便冲出了一股泉水……清甜的泉水呵，那一陣子，簡直把人喜煞了，有的人就象电影里照的那样，都抱着跳起来了。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的呼声差点把月亮潭震翻了。还用說，第二天，咱們就修渠道，要把潭下的那二百亩包谷地統統改成水田。

回到乡政府，沒两天，就接到县委通知，要我去开“大跃进經驗交流会”，我想，这回咱可有本钱了，再不是五亩水田了，而是两百亩，翻了个几十倍，这还不凶，不跃进？到县委见了张書記，我故意把那股喜劲隐在心里，可张書記一見面就看出来了，問我：

“这回該不是改五亩了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我停了停，故意慢吞吞地說：“我想現在不向你彙报，到会上談行不行？”

“嘿！想到会上去吓我一家伙，行，我就到会上听你的吧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住在县委招待所，睡在我旁边的是邻区火花乡的乡支書，他乡一向是猪尾巴，老落后，张書記过去不知批評了多少回，这会兒大跃进，不知他們搞得咋样了？到睡时，他問我：“小杜，你們乡这次改几多亩？”我驕傲的伸出两个指头，輕輕一笑。只見他把舌头一伸，說：“乖乖，真了不起，你們山区改两千亩么？真是模范乡，名不虛传！你看，我乡虽然有一半平地，可目前只能改一千五百亩，这回又得向你們学习了。”

我听到这話，真是哑子吃黃連說不出話来，从家里带来的喜劲完全被这桶冷水冲走了。唉！我还想再上台去說几句呢，幸亏碰到火花乡的支部書記，要不，这次又要做保守典型了。我睡到床上想，这跃进可真凶，真是坐着噴气式飞机跑；我們乡也在跑，可是用的是两条腿，跑的再快也赶不上飞机呵，你看，如今火花乡都跑到我这个

“模範”乡前面去了。咱还算跃什么呢？

火花乡的乡支書还在嘖嘖呱呱地跟我說，說我明天一定要做先進的典型報告羅，在山区能改二千畝水田真不簡單羅，……我越聽越聽不下去，用被蒙著頭，不知咋搞的，眼里竟冒出兩行眼淚來，我過去當通訊員的那股急脾氣又冒出來了。

第二天開大會，我坐在老後頭，听人家在台上一開口，都是改兩千畝、三千畝水田的，多的一個乡還改五千畝、六千畝，甚至七、八千畝的，報几百畝的簡直沒有。張書記在台上向我使了幾個眼色，要我上台去，可我哪敢上去，趕緊寫了個條給張書記，說自己要考慮考慮，不想發言了。我坐在那裡，脑子里淨是兩千畝、三千畝……七千、八千畝……多煩人呵。

晚上，大會散了，我一人坐在招待所裡，干著急。沒多會，張書記來了。呵，前頭忘記介紹了，張書記是我的老首長，過去他當區委書記時，我是他的通訊員。他最了解我的心事，高興或鬧情緒，他都捉摸得出。他這時來，准是知道我心里著急，給我打氣的吧？嗨！不是的，想不到在這時候他还約我去听文化館的大鼓書，我說：“我懶得去，沒心思听。”他說：“小杜，還是去听听吧，今天唱的不是‘武松打虎’，也不是‘林冲夜奔’，是新編的蘇聯大鼓呀。”

“啥蘇聯大鼓？”我確實是頭一回听到，大鼓詞也能唱蘇聯故事么？

好歹我还是跟着张書記去了。文化館的院子里坐滿了人。文化館那个年紀輕輕的女干部上台介紹了一番，說今天唱的鼓書是苏联故事，是改編什么卡达耶夫著的“時間呀，前进！”这是为了配合咱們現在的大跃进的。起先，咱不管是苏联故事也好，是中国故事也好，反正我的五亩还是五亩、两百亩还是两百亩，也帮不了我的忙，我，人在說書場，心早就溜了。可那說書的真有板眼，說着唱着，咦！真怪，就把我的魂兒給抓住了，我醉迷迷地望着說書人，任那說書人的两片嘴子摆布……这故事真能打动人，那个易世……琴科真英雄呵，可他們剛剛創造的新紀錄馬上又被打破了，真是“時間呀，前进！”我想起咱乡刚刚改了二百亩水田，以为是个新紀錄，不是沒上場就給人家打破了么？

大鼓一說完，张書記就拍拍我的肩膀，問：“怎么样？沒白来吧？”

“沒白来，我如今急着要回去！”

“对！快回去，快发动群众赶，我們的跃进是一个赶一个的，誰跑到前头現在还不知道呢！”

这时，我才向他彙报了月亮潭旱改水的事，又向他提出保証：我要向那个苏联的易世琴科学习，說咱乡决不至于只改二百亩水田。他笑着問我：“那能在現在的基礎上翻上几番？”我紅了脸，不敢回答，心中确还没有很大的把握，但我終于鼓起勇气說：“再翻它一番、两番吧！”

张書記見我回答得勉強，沉默了一陣說：

“要真正向易世琴科学习，那就是先要敢想，然后就要敢作！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说：“对！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讓山区的大米能自給自足呢？这是个起碼的跃进呀！”

“这……那得要八千亩水田呵，咱想是想过……”

“好，只要想过那就行！现在只剩下‘做’的問題了，你明天就赶早回去吧！”

从这时起，我的脑子才算真正地跃了一步，就是再想到要山区改它个七、八千亩水田，也不会吃惊了，虽然这种想法象不那么稳当（以前誰又敢想月亮潭下能改两百亩水田？），但一想到这里，不仅不会伸舌头，还能拍着心口說：“总有一天能办到！”

我带着信心回到家里，沒落乡政府的屋，就跑到紅花社去，社里除了几个老奶奶带娃子外，差不多都到月亮潭修渠去了。一到月亮潭，那才叫熱鬧，山歌鳴啦鳴啦地一个接着一个，那劲头真是大。我到县里沒几天，渠就修到了半山腰，水田也改了三四成。咱們沒請哪个水利工程师，可水真听群众的話，要它流到哪，它就流到哪。是呵，人民就是最伟大、最有办法的工程师，群众用竹筒、瓦片制的水平仪，那家伙和水利局花几百块买的德国貨一样頂用，我看这是很合科学的，咱們还准备寄一副給省里呢！

以前我是打山脚下那五亩水田的主意，这回，我就打

月亮潭的主意了。我召开了紅花社的老农会、干部会、青年会……要大家想办法，出主意。干部、群众的积极性高得很，一提就提了好几百条，有的建議再到月亮潭去找泉眼；有的建議如何省水、省人力；有的建議如何因地改田，陡坡改梯田，洼地改馒头田……有的建議如何用竹筒架空中自来水管，把水引过山岭，可以多改几亩山地……我日夜和社干研究这些建議，一項項地試驗，执行，不到半个月，又在月亮潭找出两口水泉，加之用水合理（我們真把一滴水当成一滴血），估計有把握改二千亩水田，差不多把紅花社的山地改了三分之二，你看因不因？我人虽瘦了，可那个欢喜劲，簡直……唉！說不上来！

我打电话給張書記，把这个消息告訴他，当然罗，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，但他很奇怪地問我：“你那乡难道只有一个‘月亮潭’么？”我說：“从古到今真的只有一个‘月亮潭’，哪有多的，咱既不会扯白，也不会創一个出来。”他說：“倒不是要你扯白，却真要你們創一个新的‘月亮潭’来。”我問：“咋創？月亮潭是天生成的呀！”他說：“能創，就是不要老呆在紅花社，不要在原地打轉，你那乡寬得很，山也多得很呀。”

，咱們的張書記真是咱們的張書記，他沒哪回沒点中我的，經他这一点，我就象魚兒得了水那么欢。是呀，咱为啥沒早点想到呢？为什么只迷住了这个老“月亮潭”呢？难道別的山就沒有“月亮潭”了？別的山就沒有泉眼了？何況咱这里是青山連青山，既然在一个青山里找到

了綠水，难道别的青山就找不到綠水？前年在地委党校学习，教員告訴我“事物是联系的”，咱学到这理論，可沒用上，幸亏張書記給我点出来了。

打这日子起，我背起个被包，围着全乡轉，从这社到那社，从这山到那山。由于月亮潭出了水，全乡都在热烘烘地談水利，我一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把我围起来，以为我来了，就是水来了。社干也告訴我，現在大家的劲头足得很，都把月亮潭当作一面大旗，早就在自己周围的山窝里找起水来，目前就是迫切需要乡支部的領導，来个統一规划。对呀！你看，群众要大跃进，难道我这个做領導的还不敢領導，那才是真正的保守呢。群众推动了我，反过来我也推动了群众，在咱乡那陣子真形成了“人人找泉水，社社修水利”。一談起水，就象看見了黄金稻。这日子真紅火呵，群众遍山遍山地找泉眼，王二爹做各社找水的工程师，他真是咱乡的水利諸葛亮，他說哪里有水，一挖，哪怕开始不出，鬧别扭，狠挖深些，嗨，泉眼就出来了。沒一个月，各个社都在自己附近山窝里找到泉眼，連月亮潭一起，一共找到了九个，那几个新泉，群众管它叫“跃进泉”、“幸福泉”、“北京泉”……都是咱們自己創造的新“月亮潭”呀，就連咱这兒最高的岭“摩天岭”也找到一眼泉，群众为这还編了一个歌：“摩天岭，岭通天，千万年来沒水田，共产党来了大跃进，一月改成一百三！”你說过劲不过劲，根据这九个泉眼，咱們穩打穩的可以改上一万五千亩水田，現在咱們已改了五千亩了；就是过元旦，过春节，群

众也不愿休息，哪怕我支书再下命令，那也不中，那热情呀，就象那“幸福泉”的喷口，止也止不住呵……你问咱今后还能改多少？那可要问问群众，数字是他们规定的，说改个三万、两万亩的，也许是保守，你晓得咱山上有多少“幸福泉”？何况山上的人都是“响当当，呱呱叫”的。

如今，咱山里越来越美，以前山上的人都想下山安家，崆山窝窝是穷窝窝，现在就是用八人大轿也抬不下去了；山下的姑娘如今也想嫁到山里来了，这是哪一年也没有过的事。你听群众唱的：“九条银泉全乡转，赛似金龙戏玉帘，青山绿水风光好，一万五千亩坡地成良田，吃水不叫人来担，处处接上自来管，这样的日子呀，赛似做神仙。”要有照相那玩意儿，真要照几张送给城里人看看。

前个把星期，张书记打电话来，要我上县城开会，又是经验交流会。这回咱没要求发言，可张书记偏把我安排上了，还是第一位。

我轻轻松松的走上台，这是胸有成竹嘛！开始就说：“咱山里起头跃进多少水田呢？五亩……”底下又是一片笑声，这回我不慌了，我说：“伙计，莫笑！听听咱现在跃多少。一万五千亩……”笑的人的嘴巴都闭上了，有的还伸了伸舌头，沉默了分把钟，就是一阵热烈的鼓掌，我看，总鼓了半餐饭的时间，于是我才总结了一句：“要不怎么叫做大跃进？”底下的人就善意地笑了。我快快活活地做了两个钟头的报告，安安稳稳地走下台来。会后，张书记又做了总结性的发言，他说我前两个月在那里做了保守

典型的报告，而现在做了先进典型的报告；他特别指出：不光是水田跃进了，连人也跃进了。是的，他说得对得很……想起我开头只想搞五亩水田，那确实会笑死人，日子呀，咋变得这美呢！？

回想起前两个月，可真有意思，保守！保守！搞的我抬不起头！如今咱这兄说到“保守”就用“五亩”来代替，譬如说：“你这个人的思想还是‘五亩’呀！”“你们的小麦指标还是‘五亩’呀！”读者同志们，你们呢？如今是“五亩”还是一万五千亩？我也想听听。

（选自“长江文艺”1958年4月号）